

## 流動中的溫暖

「嗨！好久不見，最近好嗎？會很忙嗎？你的笑容依舊耶！」再見到阿正是他喪偶半年後，他拿出錢包中唯一的一張 1,000 元給我，我頓了一下，耳邊聽到他說：「要幫忙有需要的病友，因為妳說過社會是『互相ㄟ』，所以我這麼做也是『互相ㄟ』，還是妳覺得我捐得太少咧？」他大笑著說…



回想那段陪伴他們的日子，原在海上打漁維生的他，因妹妹到大陸設廠，他跟著去幫忙，也開始了與太太相識相知相惜的情緣，婚後他持續在大陸工作，貼心的女兒、可愛的兒子陸續來到他們夫妻身邊。只是上天給予他生活不同的考驗，意外工傷讓他下半身癱瘓，不得已只好全家返台生活。那時他們 4 人借住妹妹家，靠著太太從事鈕釦作業員微薄的薪水過活。然而沒多久老天又給了另個試煉--太太罹癌了，身為重度身障又是照顧者的他，疲於奔命在家庭與醫院兩端，歷經手術、化療，好不容易病情穩定，鬆口氣。只是 4 年後腫瘤復發了，而我與他們的緣份始於此時，當時阿正家已完全沒收入，靠著所剩不多的存款過活，幸好在協助下阿正家取得政府福利資格，多了一點但不無小補的津貼，勉強維持基本生活需求與醫療費用支出。

在臨床服務多年的我，常面對因重大疾病導致經濟弱勢的病家，或許大家會很直接的反應，有困難給予協助就好了啊，然而總有些病友與家屬讓我印象深刻—即便很困難，仍要堅持靠自己生活，阿正家就是如此，如同一般經濟弱勢的病家，他們極力地節省，阿正省給太太與孩子；太太也省給阿正與孩子。在服務過程中，我總想著如何連結適當資源讓阿正家度過難關，然阿正卻回應：「沒有到真的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如還有能力，我們不想手心向上。」為了顧及阿正家的感受，同時又能協助到他們，我微笑的回應：「人的一生不可能都很平順，總有高低起伏，而我們也不是魯賓遜一個人於孤島生活，我們存在於社會中，而社會是互相的，當我們需要時，別人扶持我們一把；當我們有能力時，換我們來幫他們，而幫忙形式不限定在金錢，也可以是一份關懷，所謂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嘛！」阿正這才接受了協助。

喪偶後，阿正家仍是政府列冊協助的對象，這幾年臉上總是掛著笑容的他，總會在存下一點錢時，開著他所謂的戰車（電動輪椅）來社工室捐款，同時送上他最最親切的問候。已喪偶五年多、領有重度肢障身障證明的他，透過社會的互相，再次溫暖著我的心，也感謝他讓我有機會陪伴他慢慢地重建失去摯愛後的新生活。

社會工作室社工師 吳家鳳